

牧

津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燝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
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
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
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
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
再變而商鞅之徙木立信。皆西門氏之濫
觴也。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東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

乘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館。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
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
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克還謁霸霸見迎勞
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所以一爲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

陳遵

陳遵爲河南太守，旣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爲仕最苦，尺牘所累，借得此君一副捷手，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寒。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

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爲才吏可，謂斐爲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爲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葦覆之，夜然脂照城。

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坡塘之利。至今爲用。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以無事之備。而爲有事之用者。則尤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卽揚州刺史馥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
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
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
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運之
吏、鰥寡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
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
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

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果如應璩所稱，便是治辦高手。

徐邈

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叅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

斂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
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
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蒞職乃勤密
若此真所謂此君一日醉勝世人三十日
醒矣。

虞駿

虞駿潭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

拜驤驤使子谷拜葬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公才公望合爲一人其守吳興必有卓績

陸績

陸績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饘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謬興異之、

不但見其強記過人、卽留心民瘼、亦不可
及、

顧覲之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
郡莫及、

理劇而不爲劇擾、自是真才、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余嘗謂作劇縣吏，卽左畫圓而右畫方，猶不能盡快人意，須方員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叅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薨、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
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
不在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
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
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
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
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
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
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廕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爲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沉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諲迎勞之曰、卿本表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斯知仁
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
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
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

拙。

樊叔畧

樊叔畧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爲明。

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迴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徙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爲人主所知、下爲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食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魏德源

魏德源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法、○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大爲有見、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卽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
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
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
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
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
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
人○使○盜○賊○爲○我○用○惟○真○能○化○盜○賊○者○乃○可○用○此○法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
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
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

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
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
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
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
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
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
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
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晉明兄弟、對衆人論

此說凡有血氣能不轉念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
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

察者每不能恕、廉者每不能容、執大體者每不能勤、細物而蘇瓊敏斷、慈和精詳、宏

大、無所不有、守郡全才、獨步千古。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旣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器、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爲霹靂手。

琰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忌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強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
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
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
取漢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
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
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
山北置烽戍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岐
牧，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慙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具、生其退心、尤爲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停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人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如此公作手、真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
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泔皆手
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
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
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爲防援
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
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泔米至
減五之四

此君有異才而能爲實事克勤細物非精

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為○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
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為○河○南○尹○時○東○都○洊○經○寇○亂○民○居○不○滿○
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
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比戶豐

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况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做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強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效。

梁彥光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正次舒其神明正

○

此意自

○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至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賜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平日不露，故使令丞遂竟不能測。

魏奉古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郡寮畢謁，珽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爲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警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

牧津

卷十六

五

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莫敢告。告益，挾衆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輦盜物，見在。卽斬以徇，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爲，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春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丰采焉。出知杭州。真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爲本。歲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芻茭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廩積以

給用自是無敢爲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塞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墜，人民具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州。初李順之亂，陝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諳其民俗，卽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尚江，人以為便，代
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
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
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
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
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
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
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
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

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人，畢竟以和平褫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數震，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爲茵，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流移、又爲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詔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

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爲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爲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措置有法

牧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許仲宣

丁謂

沈括

蘇頌

和詵

滕子京

沈遘

蔣穎叔

錢勰

王罕

蘇子瞻

四見

仇愈

成無玷

梁汝嘉

趙復善

孫子秀

張毅

沈作賓

趙大謫

張齊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昂

汪應軫

張永

范楨

張瀚

鍾銳

李攀龍

張鰲

牧津卷之十七

政才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旣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

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辨、心計之士、猶饒爲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送款，此真仁心爲質，而安撫在掌握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爲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

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其受知於真宗者，或亦以此。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一○簿○便○能○興○利○若○此○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

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之，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爲蔡確

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
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
地亦當以此爲法不募兵而無一民非兵無一
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
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
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
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授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謬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斬以徇。

存中才畧甚大，卽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帥，以肅法，而萬衆俱戢，真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

禮以爲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今編絲當以此爲法。

和詵

和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暢，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
今便焉詵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責北事
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
鳳凰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
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
城增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蘇子美詩云

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爲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
數公名手便足爲千古佳話

沈邁

沈邁爲京尹敏於政事號稱接明平時治開封
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
或廢飲食邁尹
府旦晝決事日中府
客從容談燕
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爲政之忙閒實由
具至如治都會之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爾。

蔣穎叔

蔣穎叔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風吹，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歲必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每事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總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因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總卽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絀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強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
父老列其田高下爲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
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悅服范仲淹
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
年例箭羽下東南諸州調法若星火其直踴貴
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值而
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詣轉運使請
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爲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仇愈

仇愈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
愈饋饗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
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
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
往往反以資敵愈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
密丞俗尚囂頑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滯
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得吏楊蓋每陰拾令過
胥持爲姦愈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閭司錄

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他道得出，後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白麾左右驚潰，追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難，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

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
念端方挺持，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柳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念，念他日語
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旣當國，未嘗以私見
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
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三言，悉
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

相李綱、蘆真、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剛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卽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用世之具，難在應卒，駐蹕之際，左投左應，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
百事，內批一日辦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
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
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妓
館、蘆簾、寶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
照耀比於白日。

二事做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果能天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王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注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核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十三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弔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齋、今之長吏亦多做行、然奸民持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事、更當計擾民之弊、

張穀

張穀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

十萬限以雕鷹羽爲之、其價翔踊不可得、
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級、
三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
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
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
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錄

五十日間而盡除前政之不便自法

後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

致人謀孽所以施政實于有弊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後起

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

公行作竇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

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

四萬有奇丹賸未獎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

剗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爲驚瀆非所以安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盡

旨而後興役。上言青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侍制。知平江府，前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竇，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免之，錫以衣服。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詞言者繼及之復召爲
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
旬月作賓考逋負梃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
儲兼權工部尚書除竇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
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溪峒
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北都曰蓮塘
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
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
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部前節錄一

十餘萬緡，僉屬請獻諸朝。作賓請生，平未嘗失。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

作賓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調和能執守，能操持而不獻羨緡，更爲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

溪尹俗尚鬼，疊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懼，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筭芒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堯之岸，凡數千尺，得不
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則大訥
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鵠湖羅蛟，皆羣盜藪，時出
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大
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
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
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
其爲人愛慕如此。

此君一腔經濟，隨地露穎，或以執法，或以

消爨總皆有用之才、

張覺

張覺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覺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冠、遷三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勢因僞造致官
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
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
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
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卽張榜禁僞造
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
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歎成友
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
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盜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質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鑄爲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徑、遂爲發
爲民害、典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
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典祖
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
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便可立刻具獄、
此除大慙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
旣難頃刻成爰書、其法莫與掣肘、皆有不
可言者矣、○夫禦寇在備、甫入城視事之

日而軍需立辦長六猶可能但五百銅
盾半日而畢工不知用何鑄法

張愷

張愷宣德中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
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
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捕取
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
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過收
民家葦簾應乏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

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水漂洗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用世奇才。

張令應卒之才，大槩是巧心所得，而善用。趙崇善尹京日之作用，倘觸類而長之，天下無難事矣。余聞嘉靖庚戌時，欲犒賚勤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日，纔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囊橐釜甑，皆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所以應額定之事。

在豫而應偶然之享在巧

黃哲

黃哲，洪武初，奉使青徐，諭諸反側，尋出知東阿縣。吏胥初以儒生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盡稿，哲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致禱，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狼戾有怪物爲幻，竊人啗之，哲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二慮數千人
口日滋

剖決如流人乃能使民樂其寬所以爲治
才○明敏之吏非濟以寬則必不能使民
樂樂之一字司牧者所當深思

羅循

羅循擢鎮江府知府時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
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入城指揮使閉門自
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券以衛民未聞

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扇鎗緝之。迨夜乃至。復多爲旗幟樹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循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物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

應卒而不張皇，故是才手。

葛源

葛源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往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委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六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所爲也。」悉捕劾置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行其意。

馭吏難於馭民，吏奸盡，則民情得矣。

朱貞

朱貞知磁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秉誠禱於河神，異魚踴至，民賴不擾。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鄧州及新野內鄉二縣，閩鄉及陝西一路，驛夫更易走遞，大爲土著所欺害，貞至，卽上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間，荆襄竄千斤作亂，朝廷

出師討之，所遇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生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表，以分主其事，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害不及民。

官兵所過，地方如避湯火，司土者保全居民，不可不預爲營辦，但至於用諸生以當悍卒，此法大奇。

楊繼宗

楊繼宗爲郡守，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

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曷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楊公真誠人、非以聰明強記炫人者、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且嘗鄰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言、下

增二尺許，監司謀請守令，欲請益故。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陰溢二分，而陶者不知，城增二尺，而王者不費心計，直是過人。

劉暘

劉曷嘉靖中知山陰、年少而敏、訟牒盈案、目視
耳聽、舉手落筆、悉中肯綮、絕無一語雷同、時當
收籍、弊孔百出、曷躬操圓籍、防範精嚴、飛詭頓
革、瀕海沙田、凡千頃、歲有獲、而無徵額、乃請於
上、躬往履畝、以補無產之糧、民甚便之、視事三
年、布利剗弊、職務舉而公庭晏閑、日與諸生考
藝賦詩、一時以文雅見稱、

文雅故非循吏所諱、

注應軫

江應珍嘗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於湖南教之藝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謂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不果至則柰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

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將幸臨御間以一夫掌
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並飭反過他所時中
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計中人陰懦可憚以
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
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
里遂出漚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
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也
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敬旨
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

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人知汪公風節勁正，不知其撫循之政，以應事之才，皆一時無兩。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闔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於瀕江佛寺，聖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代冶，省節不貲。

而調度有方，卒無讎呶於境上者。

如此，亦足舒民。

范櫜

范櫜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櫜行次徐州，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七十營以禦之。而櫜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食糧告匱。櫜揭榜增羅，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甃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
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使發萬金，○
廣漕使難之，是時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
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
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
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
五萬石，軍興給足，卒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
興，王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
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

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傍廬置敞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檣畧不爲儲待。漕撫大憂之，召爲語。檣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漕撫佛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檣曰：今王船方出，糧船爲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閘，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儼直，趨役必喜。第須一語，辟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水。

徐。役。舉。必。道。漕。而。一。若。乘。舟。造。之。價。資。而。役。之。
無。不。樂。應。者。則。數。其。矣。御史大喜。簿牒。備。進。
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
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潰。勢。難。連。甌。
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
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饌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檳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
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

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
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饌直王頓二
十兩妃十兩省供費鉅萬計比至攢遣人持鋌
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
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
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
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
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俄而兵
圍奇拏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調之報三從

六衆矣，而更出入，積心疑其爲盜也。陰遣使
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
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
捕賊也。卒旣散去，積命與謁客西門，過街市，搏
者前訴，卽收此客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
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
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
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
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

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孥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時微櫛且不測。彊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議合之。櫛意弗同。漕院怒。遂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櫛。櫛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連或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于是搜遠歲。遣

仁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擯、竟拂衣歸、
隨事料理、無不中窾、此其才局不可及、而
當機應卒、識定神間、累無作迫之態、其器
局尤不可及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虜酋薄都門、詔
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
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
報、以募召游食、餓附飽、毆不可用、披所屬編籍

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
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
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
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戍振耳。藉令傲然格使
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滃首請使
者閱師，使者勃然曰：何遠也。或問師，則人人精
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守文武才。
選壯士五之一，而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
民不擾而兵食俱足，此法當世行之。

鍾銳

鍾銳令崇安、值神廟初、江陵柄政、行文田法、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媚、銳故緩持之、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巖邑、地磽确、且不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令來教、民力田開墾、尚未則壞成賦、無已而姑充之、雖然、吾甚恥履畝加稅也、於是置鋸筭縣門、令民手實、無糧墾田、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槩邑缺額、民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

一邑中三千，溢額田，亦非難事。當年司牧者皆用此一法，民間不知省幾許困擾。

李攀龍

李攀龍出守順德，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利害。政聲流播，進官三輔。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置郵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一應郡務。立時振舉，于時又謂。

不○得○仰○京○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遼○河○百○里○
正○趨○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
急○一○策○時○頗○建○之○

于麟文章士，事事有實用，乃若此。

張鰲

張鰲知合州，時播酋陷禁江，上命督府糾兵
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爲虞，廉鰲才疏，晉
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
邑夫役宜分信地，逃爲轉輸，有譁而逃者，以軍

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
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
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屨徒步、冒雨衝泥、以身、
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鰲受事以、
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於浮雲、躬自拮据、卽、
夢寐常自震驚云、

得此君轉餉法、軍興大有所濟、